



欧罗巴思想译丛

Eu Luo Ba Si Xiang Yi Cong

反基督

[德] 尼采 著
陈君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B978
N433



反基督

[德] 尼采 著
陈君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3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基督：尼采论宗教文选 / (德) 尼采著；陈君华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8

(欧罗巴思想译丛. 第1辑)

ISBN 7-5434-5179-4

I. 反... II. ①尼... ②陈... III. ①基督教—批判—文集
②尼采, F.W.—哲学思想 IV. ①B978-53 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871 号

丛 书 名	欧罗巴思想译丛
书 名	反基督
作 者	(德) 尼采 著 陈君华 译
责任编辑	李 宁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张克瑶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179-4/1·872
定 价	23.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对于前者，尼采是心驰神往，推崇备至；对于后者，尼采则充满了鄙夷与厌恶。为此，尼采在《反基督》一书的结尾写道：“我非难基督教，我以所有非难者所能采取的所有非难中最厉害的非难来反对基督教教会”，“只要有墙的地方，我就要在所有的墙上，写上我对基督教的永恒的控诉，——我拥有甚至可以使瞎子都看得到的文字。”

尼采所以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非难基督教，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会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堕落当中最大的堕落。它具有最彻底的堕落意志。”

何谓“堕落”？尼采自我解释说，他所说的“人的堕落”这个词丝毫不含有对人的道德意义上的责难意味，并不是一种道德偏见对另一种道德偏见的诋毁。在这里，尼采说，他必须再三强调，它是非道德的。衡量一种生物是否“堕落”的标准不在于道德，而在于力量的大小和消长。当某一动物、某一种族或某一个体失去其种种本能时，当它选择以及当它偏爱对它不利的东西时，尼采便称它是堕落的。因为在尼采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本能，就是追求力的成长、延续，以及追求力的累积、追求权力的本能；哪里没有权力意志，哪里就有没落或堕落。也就是说，在尼采那里，“堕落”就是“退化”、“虚弱化”和“无力量感”的代名词。

为什么说基督教是堕落的宗教、基督教标志人类最巨大的堕落？首先，尼采开明宗义地宣称：“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受压迫的低贱而虚弱的人的宗教，要赢得这些弱者的信仰，就必须迎合他们的最隐秘的心

理需求。这就是说,基督教必须断然挑起和这种更高类型的人的殊死的决战,必须把这种类型的人所有的基夺本能都置于诅咒之列,并从这些本能中蒸馏出罪与魔。总之,基督教必须而且后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它把强大的人看做是典型的应该被诅咒的人,是“可恶的人”。就这样,基督教与一切虚弱、卑贱、失败的人携手,把自己的“虚弱”,然后进一步把“虚弱”本身看做是“善”;而把他的强大的敌人,然后又进一步把“强大”本身看做是“恶”,看做是罪(《反基督》第5节)——这不是“堕落”与“颓废”,又是什么?所以,尼采通过对基督教的谱系学的考察得出: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堕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巨大的灾难,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污迹。

由于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弱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的最高理念,所以,尼采在宣布了基督教是人类的堕落之后,继而更加石破天惊地告诫我们:“人的堕落”这个词的非道德性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就算在人们迄今为止最自觉地一心要追求“德性”和“神圣”的地方,他也是最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堕落:“我认为今天人类用以概括其最高愿望的所有价值都是颓废的价值。”(《反基督》第6节)

总之,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所以是颓废、堕落的基督教,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敌视生命,或者说和强大健康的生命势不两立的宗教。既然它和生命作对,那么,生命出于本能最终自然会反叛这种宗教,就会杀死基督教的上帝。所以,在《快乐的科学》里,尼采借“疯子”之口对围观的人群宣称:“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是我们把他杀死的!”“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杀死他的凶手!”在宣布了“上帝之死”后,这个“疯子”又走进各式各样的教堂,并在那里唱起了弥撒曲。他被人赶了出来,别人问他,他却总是只回答说:“如果教堂不是上帝的坟墓和墓碑,那么,它还能是什么呢?”(《快乐的科学》第125节)

或许对大部分无力创造出新的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经没有信仰的价值了,这更多地可能只是意味着某个太阳沉沦了,某种古老的信念倒转成了怀疑,这个古老的世界似乎不得不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日薄黄昏、更加可疑、更加陌生和更加“老化”了。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依

仗这个信仰,并从这个信仰里面生长起来的: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既然“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垮台了,所有过去的东西就不得不随之土崩瓦解。人们面临的将是长期的、永无止境的中断、破坏、毁灭和颠覆。

但从根本上看,尼采说,对于“我们这种天生的猜谜专家,我们这些坐在各个山头等待着的人,我们这些被安置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并绷紧在现在和未来的矛盾之间的人,我们这些未来世纪的头胎孩子和早产儿,我们这些在今天应该已经看到这个很快就会覆盖整个欧洲的阴影的人”来说,“上帝之死”非但根本没有引起忧伤和郁闷,毋宁说它更像一种难以描述的光、幸福、轻松、快乐、鼓舞和曙光:“事实上,我们这种哲学家和‘自由的精灵’在得知‘老上帝死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自己像被新的曙光照耀着一样;这时,我们的心洋溢着惊奇、预感和期望——最后,我们的地平线似乎又显得开阔了起来,即使这条地平线还不是很明亮,但终于我们的船可以再次起航了,不顾任何危险地起航了,我们又被允许做任何探险了,大海,我们的大海再次敞开地铺展在那里,像这样‘敞开的大海’或许从来还没有过。”(《快乐的科学》第343节)

但是,尼采清楚地知道(《快乐的科学》第108节),即使“上帝死了”,过去几千年里一直习惯于生活在上帝的阴影中的人们是一时难以适应的,正如佛陀死了以后,数百年里依然有人绘声绘色地说,在一个洞穴里有佛陀的影子,——一个巨大的、可怕影子不时地出没一样,他们必将按照人类的本性,依然会在数百年里寻找死后的上帝出没的影子,或者就像耶稣的信徒一样,依然盼望着耶稣的复活——再次从坟墓中走出来。或者,如果他们确信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无法复活,那么,他们也很可能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所描述的那样,依然会需要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只是现在他们不再崇拜上帝,而是崇拜“驴子”——于是,“驴子的庆典”就成了当代人新的宗教仪式。这是尼采,也是查拉图斯特拉最为担心的。所以,尼采说,在“上帝死了”之后,我们依然要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快乐的科学》第108节)。这“新的战斗”可能比过去还要艰苦,还要漫长。

写到这里,环顾现实世界,想到各种邪教日益猖獗,“科学迷信”和拜物教愈演愈烈,作为尼采哲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就不禁惶恐地感到,还有太多的“新的战斗”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次的翻译也算是我对这场

旷日持久的战斗的一次响应。

本书的翻译几乎是和我的博士论文《人类自身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论尼采永恒轮回的学说》同时进行的。其中的紧张和辛苦自不待言。但是,在无数次的相互穿插之后,当它们几乎同时完成时,其中的欣喜之情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本译文所依据的文本主要是尼采的德文版全集,也即目前最流行、最权威的“批判研究版全集”(Friedrich Nietzsche: Sae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aende)中的第三、四、六卷。本书的第三部分“宗教批判”则是依据尼采死后由尼采之妹根据尼采的笔记编辑出版的 Der Wille zur Macht(1964, by Alfred Kroener Verlag in Stuttgart)的第二卷“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批判”的第一章“宗教批判”。把这部分收进来,目的只是为了给读者展现尼采的完整的“反基督”的形象。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国内诸位同仁的译文,其中包括刘崎的《上帝死了》,凌素心、张念东的《权力意志》,田立年的《曙光》,楚图南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黄明嘉的《快乐的科学》等,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另外,远在德国的黄旻洁小姐也帮助我翻译了《反基督》中的部分章节。最后,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好友孙宜学博士的大力推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尼采的著作大多是格言式的,每个段落与上下段落之间的跳跃性极强,这给翻译造成了很多困难。译者虽然力求自己做到“准确地理解,流畅地翻译”,但由于水平有限,所以不如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陈君华

2002年8月5日谨识于上海同济大学

目 录

译 序.....	1
----------	---

第一部 “上帝死了”

一、曙光	3
二、快乐的科学.....	29
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46

第二部 反基督

序	65
§ 1	66
§ 2	68
§ 3	69
§ 4	70
§ 5	71
§ 6	72
§ 7	73
§ 8	75
§ 9	76
§ 10	77
§ 11	78
§ 12	80
§ 13	81
§ 14	82

§ 15	84
§ 16	85
§ 17	87
§ 18	89
§ 19	90
§ 20	91
§ 21	93
§ 22	95
§ 23	96
§ 24	98
§ 25	100
§ 26	102
§ 27	104
§ 28	106
§ 29	107
§ 30	109
§ 31	110
§ 32	112
§ 33	114
§ 34	116
§ 35	118
§ 36	119
§ 37	120
§ 38	121
§ 39	123
§ 40	125
§ 41	127
§ 42	128
§ 43	130
§ 44	132
§ 45	134
§ 46	137

§ 47	139
§ 48	140
§ 49	142
§ 50	143
§ 51	145
§ 52	147
§ 53	149
§ 54	151
§ 55	153
§ 56	155
§ 57	157
§ 58	161
§ 59	164
§ 60	166
§ 61	168
§ 62	170

第三部 宗教的批判

序.....	175
一、论宗教的产生	176
二、论基督教的历史	189
三、基督教的理念	221

第一部 “上帝死了”

一、曙光

行动与信仰。——新教牧师一直在传播这样一种根本的错误观点：信仰是最重要的，行动必须是从信仰当中必然性地导出的。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但听起来却是如此诱人，以至于除路德的信徒以外所有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被迷惑住了：尽管所有日常经验的印象都在反驳这一观点。一种最确信不移的知识或信仰根本不会赋予自己以行动的力量或行动的技能，根本不可能取代那种精良的、复杂的机械的实践，这种锻炼是发生在信仰之前的，因此，任何源于观念的某种东西都会把自己转化成为行动。首先最重要的是行动！也就是说，实践，实践，实践！从属性的“信仰”自然将会包含于其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曙光》第 22 节

美德与罪的表演者。——正如事实所表现的那样，在以美德著称的古代男人之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这样一种纯粹是为了自己而表演的人：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希腊人，他们作为天生的表演者，其表演甚至丝毫没有做作的味道，但他们却总能表演得那样出神入化。在古希腊，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美德来参与和别的某一人或甚至所有别的人的美德的竞争；为了表演自己的美德，不管这种表演是纯粹演给自己看的，或者甚至纯粹只是为了排练，人们必然会使出他所有的招数！一个人无法展现的美德或者不知道怎样去展现的美德又有什么用处！——基督教结束了这些美德的表演者们的表演；为此，基督教用它所捏造的罪发明了令人作呕的、夸张而矫饰的海市蜃楼，基督教在这个

世界里引入了虚假的负罪状态(直到今天,这种虚假的负罪状态依然被正统的基督教徒看做是“良好的风气”)。

——《曙光》第 29 节

另一种恐惧,另一种安全感。——基督教已经给生命平添了一种全新的、完全失控的危险性,并且同样正是由于基督教给生命带来了这样一种危险性,所以,基督教同时也就创造出了全新的安全感、全新的享受、娱乐和对所有事物的全新的评价。我们这一个世纪凭借着良知一直在否定着基督教所带来的这种危险性;但是,我们的这个世纪在前进的同时依然在背后至今还拖着这样一条长长的基督教的习惯的尾巴,这些习惯既包括了基督教原有的安全感的习惯,又包括了基督教原有的享受、娱乐、评价等方面的习惯。这条基督教的长长的尾巴甚至还延伸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的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之中!然而现在由于那种可怕的对立面,由于基督徒的为自己的永恒拯救的无时无刻的担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纪的背后拖着这条基督教的尾巴看起来是多么苍白,多么过时,多么笨拙,多么不伦不类,多么荒唐可笑!但首当其冲的还是多么不安全!

——《曙光》第 57 节

基督教和冲动性情绪。——透过基督教,我们也必然会看到一场巨大的群众性的对哲学的反叛:古代智者的理性要劝阻的是人的冲动性情绪,但是基督教却要重新恢复人的冲动性情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基督教认为哲学家们所谓的美德——哲学家们所主张的这种美德乃是理性对冲动性情绪的胜利——根本就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并从根本上谴责理性,主张冲动性情绪在它最外在的强势和豪华的形式之中来表达自己的爱、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狂热的信仰以及对上帝的最盲目的希望。

——《曙光》第 58 节

作为福音的谬误。——人们尽管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基督教希望通过想当然地指出一条通向完美性的捷径来解除压在人身上的道德的严肃要求的重负；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很像某些少数的哲学家，这些少数的哲学家妄想着可以无需经过艰苦而漫长的辩证法以及严格的经过检验的事实的收集过程，并指出一条“通向真理的皇家大道”。这二者都是一种谬误。——但是，对荒野中极度倦怠的和绝望的人来说，这无疑依然是一种巨大的福音。

——《曙光》第 59 节

所有的精神最终都变成了在肉体上清晰可见的东西。——基督教汇聚了无数渴望被征服的人的以及所有那种卑恭而虔诚的高级或低级的放弃了所有行动的人的整个的精神，并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摆脱了一种乡下的粗俗——比如人们透过使徒彼得的最古老的画像就可以想起基督教的这种乡下的粗俗——而成为一种非常富有精神的宗教，并具有了最为复杂、最为深邃和最为隐蔽的外表；基督教使欧洲人变得滑稽可笑，并且不只是在宗教上使欧洲人变得狡猾起来。在这种精神之中，在和权力的联系之中，通常是在和最深刻的忠诚的信念和敬畏的联系之中，基督教或许已经塑造出了迄今为止所存在过的人类社会的最精致的形态，这就是更高级的以及最高级的牧师的精神性的形态，特别是如果这些牧师出生高贵、天生举止高雅、目光威严、举手投足都非常优美的话。在这样一种虚构出来的生活方式已经驯服了人类身上的兽性以后，在这里，人类的面容在两种不同的快乐（权力感和屈服感）的不断的变换中已经完全精神化了；一种存在于祝福、罪的赦免和神性的流露中的一系列活动不断地唤起了人类灵魂中的一种超人般的使命感，同样也不断地唤起了人类肉体中的一种超人般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的召唤下，他们就好像天生的战士一样，浑身上下充满着那种对肉体的易朽性和幸福的世俗性的高贵的蔑视；人在顺从中反而获得了他的自豪，获得了那种使贵族所以成为贵族的東西；在根本不可能的使命中反而获得了自己对自己的谅解和自己的理念；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教会贵族的强大的优美和雅致就总是足以证明教会的真理性了；牧师们的暂时的残忍化（比如在路德时代就是这样）总是导致了那种和

自己作对的东西的信仰。——这种人的在身体、精神和使命三者间的和谐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美和雅致的产物，是否会随着宗教的终结而消失呢？难道人们根本就不能实现比这更高的东西吗？甚至连想像一下这种更高的东西都不行？

——《曙光》第 60 节

不可或缺的牺牲品。——这些严肃、能干、正直、感觉很玄奥、现在打心底里依然是基督徒的人们：他们不得不齐声说，尝试着没有基督教而生活一段更长的时间是有罪的；对于他们的信仰来说，以这种方式居住在“荒漠之中”，同样是有罪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有权怀疑基督教存在的必要性。他们暂时紧紧地贴在他们的乡土上面，并以此来谩骂异于自己的乡土的世界：是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让他们懂得在他们的乡土之外甚至还有着整个完整的世界，那么，他们就会气急败坏，就会暴跳如雷！同样，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并使他们懂得，基督教彻头彻尾地不过是一个狭小的角落，那么，他们一样会气愤！不，在你们已经没有基督教而生活过多年之前，在你们带着满腔的热情体验过与基督教完全相对立的东西之前，你们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直到你们已经远远地抛弃了基督教，你们的证词才可能有些价值。如果你们的回家不是由于思乡病，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比较的基础上的判断，那么，你们的回家才会具有某种意义！——将来的人们自然会处理所有过去的价值观；人们必须自愿地再一次从头到尾地体验一遍这些价值观，并且同样还必须自愿地再一次从头到尾地体验一遍它们的对立面，——目的是最终有权抛弃这些价值观。

——《曙光》第 61 节

论宗教的起源。——一个人怎样才能把自己特有的对事物的看法看做是一种上天的启示？这关系到宗教的起源问题：任何时候总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看来，那种启示的事情总是可能的。但前提条件是，他在此之前就必须已经坚信启示的存在了。现在在某一天他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但本质上依然是他自己的思想，一种涵盖了整个世界

和生存的假说使他几乎达到了一种极乐的境界，这种极乐是如此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的意识里，以至于他没有勇气觉得自己是这样一种极乐的真正创造者和真正的原因，所以只能把这种新思想的原因归之于他的上帝；并把上述发生在他身上的奇特现象解释成这样一个上帝的启示。确实，一个人哪有资格作为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巨大幸福的缔造者呢！——这纯粹是他的悲观主义式的怀疑。在这样一种启示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像杠杆一样在背后隐蔽地起着推动作用：比如一个人如果打心底里认为自己的某一种意见乃是源于上天的启示，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就会对这种意见起着一种极大程度的强化和巩固作用，他就可以以此去掉了这种意见的假设性质，避免了人们对这种意见的批评、特别是避免了人们对它的怀疑，这样他就把自己的这种意见炮制成了某种神圣的东西。这无疑是在把自己降低到某种传声筒的地位，而我们的思想最终耀武扬威地摇身一变成了上帝的思想，——这种最终的胜利的感觉削弱了那种降低自己的感觉，并最终占了感觉的上风。当然这其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感觉在舞台背后所起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成果抬高于我们自己之上，虽然表面上是忽视了自己的某种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实际上却由此而获得了一种更高的赞扬，一种父爱和父亲般的自豪的赞扬，这种赞扬足以抵消一切，甚至远远超出了一切。

——《曙光》第 62 节

对邻人的恨。——假如我们像另一个人感觉他自己那样来感觉——叔本华称之为同情（Mitleid，一起受苦——译者），其实还不如称之为“自找苦吃（Ein-Leid）”，称之为“以苦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憎恨这种人，如果他像帕斯卡那样处处觉得自己可恨可恶的话。帕斯卡大概就是这样来看待整个人类的，同样古代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想的，据塔西佗的记载，古代基督教在尼禄皇帝的统治下，深信人类天生就是可恶的。

——《曙光》第 63 节